

但是那種弱雞戰，它會有它的效果是說，它會產生給被抗議的那件事情或那個人一種相當強烈的近身壓迫感(此句為影片連接闕漏部份，引鄉民adalyne逐字稿)，我相信一定給他這樣的近身壓迫的那種感覺，他才會在一路運動的過程當中，他不斷地想要修理你、攻擊你，但是他在做的事情，事實上都很蠢，真的是很蠢，因為他其實最高的指導戰略是冷處理，不要理你，根本不要理你，因為那個時候，媒體上面的氛圍，已經沒有人敢得罪他，最起碼在有線電視圈裡面，有線電視系統當中，沒有人敢得罪他，任何不利於他的新聞、消息、對他的批評，不管是立法院的、NCC公聽會的，通通都不會出現在電視上，完全看不到。

這個就是我那個時候觀察到一個很可怕的現象，就是「異常的聯合沉默」，整個資訊感覺到是被封鎖，這麼多的攝影機，錄了一整天，在立法院喔，結果晚間電視新聞都沒有，都沒有，有兩家有，一台叫中天，一台叫中視，那你就知道，你大概可以合理的預測說他們的報導的角度跟內容，是怎麼樣在詮釋他們想要詮釋的事情，那也是那段期間，我剛剛說我2012年的時候，已經被立法委員修理過一次，就是蔡正元，他們立法院質詢我們的院長翁啟惠，跟翁啟惠說黃國昌再這樣，明年中研院法律所的預算砍一半，就大刺刺的就這樣威脅。

那那個時候所出現的狀況跟各位現在所會看到的情況，其實我那個時候的預測跟感覺沒有錯，那個時候已經敲了警鐘，那這個警鐘到現在正式成形，所謂正式成形指的是說，各位回去電視可以仔細地觀察，你會看到一些電視新聞是罵民進黨，你會看到一些電視新聞是在監督政府罵國民黨，但是你會看到非常非常少的新聞，幾乎沒有，在罵共產黨，你們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，然後看一下，再想看看說我今天跟你們講的，感受對還是不對。

那問題是什麼？問題是，當然兩大政黨都要被監督，被罵也是剛好而已，那但是對於臺灣目前很多核心的價值，我們的生活方式，造成最大威脅的，事實上是，是中國共產黨。那但是我們這邊的電視新聞竟然卻不敢報導關於他們負面的新聞，到底是在做什麼？到底是在幹嘛？

那那個時候在整個運動的過程當中，我也可以很率直的講，我最不諒解就是民視跟三立，他們號稱是本土的電視台，哩那是(台語)本土的電視台，這種天大地大的事情，這麼重要的事情，你連報導都不敢報導，那我講難聽一點，那你跟其他的電視台有什麼不一樣？一模一樣。

那那個時候為了要去求證這件事情，我有去問一些人，當然他們私下有跟我講，但是那種私下講的資訊，你為了要保護朋友，你是不可能把它講出來說，啊是誰跟你講這些事情。但是那個時候有個資深的媒體人還滿勇敢的，他自己就跳出來講，他可能也受不了，他說：「大話也不敢談，老闆有顧忌」、「老闆的決定，我不能在廣播談」、「不是我不敢談，是公司的立場」那這些都不是私下講的話，都是他公開資訊講的。

那後來2012年5月，大話新聞停播，那這個人，資深媒體人呢，他後來在2012年的9月寫了一本書，叫作《我的大話人生》，把那段時間發生的事情，他所知道的全部都寫出來，那這是一個勇敢的決定，對於他個人來講，或許也是一個愚蠢的決定，你們現在再也在三立電視台看不到他，他不會出現在三立，因為他寫了那本書。那那本書，那個時候我人已經到美國去了，那他寫email給我，他其實寫email給我的時候，我根本不認識他，就是我對他的認識程度跟各位一樣，就是在電視上面看過他，他是一個資深評論人，我們一般的通稱叫名嘴，他希望我幫他這本書寫一個其中的介紹序，他先把書寄來給我看，我一口氣看完那本書，我就答應了，謝謝他有那個勇氣把這件事情完整的把它寫出來，因為有很多內幕的訊息是內部的人不講，外面的人根本不會知道，當然會有合理的懷疑，但是當你提出那些合理的懷疑的時候，通常會招致的就是，人家的反擊就是你的指控根本毫無根據，但是他真的把這個故事，實際上面給寫出來。

那其實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，我們整個運動所面臨到的弱勢的情況，沒有改變，就是每天晚上那些電視新聞就是死也不會報，那唯一在撐的，會幫這個運動做宣傳的，報導的只有蘋果日報，只有蘋果日報，那當然自由時報有報導過一段時間，各立如果觀察那段時間，就2012年上半年，自由時報一開始有報導過一段時間，後來他在他們的讀者投書裡面，刊了一封投書叫作，是前中時投的，那當然就在把以前中國時報裡面的情況寫出來，後來自由時報的老闆，一樣在電視上連續被修理三天，就是在旺中的新聞頻道上，從他有小老婆、炒地皮，都是陳年往事啦，全部把它翻出來炒，而且是每天這樣子炒，搞他三天，他受不了，他也鳴金收兵，說我真的不行了，新聞也就斷掉了。那這個就是什麼？這個就是拿新聞當自己的武器，打手兼保鏢，這種詮釋剛剛好。

一直到余英時老師寫一封信，支持這個運動以後，整個氛圍才改。那這件事情的發生事實上有兩個意義，第一個意義是說，它終於讓我找到鐵證，說後面有

一隻黑手在控制，而背後的控制的那隻黑手正是，正是足以去證立我們的訴求，也就是旺中不應該讓他可以順利地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台，那怎麼去證立這件事情，每天早上都會讀報，電視新聞都會讀報，6點開始就讀，就是各報紙主要的新聞都會讀，可是這一天早上每一家電視台，我講的是「每一家電視新聞台」，不是只有一家，全部的電視新聞台漏掉了兩家報紙的頭版頭，一家是蘋果日報，一家是自由時報。那為什麼漏掉這兩家報紙的頭版頭，因為那兩家報紙的頭版頭都登這則新聞，那你說這個是新聞的專業取材，打死我，我都不相信，那背後控制的機制、背後控制的那隻手，發揮了什麼作用。啊如果看這樣子，NCC還看不懂，還不知道說這個併購案通過，它所可能會造成的風險，那根本就是在騙人。

那第二個他比較關鍵性的因素啊是說，因為余院士在臺灣的知識界可以說是望重士林，那當然以純粹學術上的表現來講，他享譽全球，那但是在臺灣更不用講。那事實上我那個時候完全不認識余英時老師，完全不認識他，但是他寫了這封信來支持這個運動，對我來講是，是很驚訝，但是也很開心，因為他的這封信幫我們解決了很多問題，所謂很多問題是說，我剛剛有跟各位說過，那個時候即使是圈內人，有一些人是，是暗著不支持，有一些人是嘴巴閉上不表態，那當然大家的理由都不太一樣，有些是情份，那有些是，就是各式各樣的理由，我也不要去做多揣測，但是余老師的這封信出來了以後，整個風向就變了，就知識界跳出來表態，支持這個運動的人就突然變得很多。

那余老師是我一個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師，而且我也很佩服他，他算是，我自己的觀察是，知識份子做好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之外，去關心時政，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，一個很好的典範。那當然他，我後來去美國進修的時候，有去看他，看了好幾次，說了一些話，對我個人來講很有啟示，那也有很多反省，那他會希望像我們學者如果去關心時政，那都是好的，但是他會希望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，第一個是要把自己的專業顧好，那個是最基本的，對他來講，那把自己的專業顧好了以後，去做這些事情，都是很好的。那他是一個我很佩服的學者另外一個原因是說，其實只要他點頭、他願意，他真的是，現在在中國不是橫著走，是飛著在走，重金禮聘，看用轎子扛去都不是問題，但是他選擇的立場是說，他反共的立場從來沒改變過，有很多人變了，他沒有變，真的有很多人變了，他沒有變。

有一次我去找他在，我們在New Jersey的一家小餐館吃飯，然後師母跟我說，他們現在在那邊是異類，已經沒有什麼朋友，那我聽了很驚訝，我想說余老師這樣望重士林的人，怎麼可能沒什麼朋友，大家都很敬佩他，怎麼可能，那理由是

說，因為他反共的色彩很鮮明，現在大家正在討論的都是，怎麼樣去中國攀關係，那中國又出了什麼條件又請誰去，討論的全部都是錢、都是名位，沒有人在去討論他們所關心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，就為了金錢這些東西都可以拋，因為反正我去那邊，我不用擔心我沒有民主自由人權，因為那些價值對我不重要，為什麼對我不重要？因為當他們會請我去的時候，我就在那邊就是特權階級，我怎麼會需要去擔心一般人，不需要擔心，我根本不用去擔心一般人需要擔心的事情。

那其實我後來聽余老師這樣講，回過頭來看臺灣的整個知識界發展的狀態，真是悲從中來，為什麼我會說真是悲從中來？有人說，包話這次太陽花的學運、服貿的爭議，說我們「恐中」，就是害怕中國，那對我來講，我從來沒有害怕中國的心情，我也不認為臺灣的問題是害怕中國，我認為臺灣最大的問題是「媚共」諂媚中共。

我不太喜歡用中國因素去描述，因為我對於中國共產黨跟中國的公民社會是把它切離看待，一般的人民他就是在追求他想要追求的生活，他沒有做什麼惡，那你說，啊那些人對於我們臺灣如果自己要說自己是一個國家，我們未來或是現在說我們自己是一個國家，情緒反應民族主義都很激烈，沒有錯，但是你要原諒他們，因為他們是被這樣子洗腦長大的。那有很多在中國有想法的知識份子，他們也要追求中國的自由民主跟人權，而且他們那些人其實比我們更值得尊敬多了，人家是冒著生命危險去幹，那個真的一出事，就可能就被失蹤了，人根本就找不到了，要不然就把你關起來。

那像我們這種，雖然有的時候在臺灣做還是會覺得很煩，就一天到晚就小動作不斷，但是跟他們比起來，我們所受到的東西其實沒有什麼。因為臺灣現在已經有太多的學者，在搞所謂的國際學術交流，其實是在跟那邊交流，那你去那邊幹嘛？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，就是人家已經安排好旅遊行程給你，你只要過去了以後，然後去開那個學術研討，其他領域我不敢講，我只敢講說我去看過、我開過的，那真的是慘不忍睹，那哪叫學術交流？那根本就是大家上去鬼扯一通，然後虛應一應故事做做樣子，重點是接下來的旅遊行程，大家吃吃喝喝。那在臺灣也是一樣，在臺灣過去的是，那邊只要願意多出一點錢給你，你不較不堪的，你已經淪為人家的買辦，當白手套，一天到晚在臺灣幫人家牽針引線，要拜訪這個、拜訪那個，合辦什麼團體，但是實際上就是在幫人家打關係，那你如果學者真的做到那個樣子，真的還有什麼從事學術活動的樂趣跟意義嗎？

那更嚴重的事情是說，這幾年下來我自己觀察到的現象是，整個臺灣的學術活動，就我觀察到的，其他部分可能突飛猛進我不知道，就跟他們在那邊胡混，整個結果是一起向下沉淪，標準不斷地在下降、在探底，就啊，原來(學術研究)這樣子也可以，那我們這樣幹嘛(手舉高高)? 這樣子也很快樂(手放低)，那我們大家就這樣就好了(手一個move由上而下~ 這樣的曲線)，當然我講的這些話我一定負責任，因為我就真的有看過他們寫的東西。

那至於說那一種，另外說在臺灣，已經在領臺灣的終身俸，另外去那邊接什麼講座，然後，那種人很多啦，非常的多，那他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，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，只要他們辦什麼兩岸和平論壇，或是兩岸和平法學論壇，就是你們就要記得一個關鍵字：「和平」(全場笑)，真的真的，你要記得一個關鍵字叫作「和平」，就是任何的論壇，各個領域都會加上「和平」兩個字，這個是關鍵詞，因為「和平」很重要，因為要和平，所以接下來點點點點點。

那個時候在打這個運動的時候，老實說是它有它的缺點，就匙人不多，但是我必須要講它有另外一個層次的優點，它的優點是，因為人不多，而且在一起工作的人彼此互信跟默契都夠，所以動作很快，動作非常的快，就是蔡只要一出招，我們馬上就可以回，就一出招我們馬上就可以回，而且殺得他刀刀見骨。

那會導致整個峰迴路轉，其實最大的改變，你說這個是一個歷史的偶然，或者是有人很愚蠢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就是說這到底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有人很愚蠢，但是得到的最大的啟示是說，有一件事情你相信它，你就很執著的去做，到了一個關鍵的時間點，那個陽光會跑出來。我第一次有這個感觸，其實就是走路工的事。

(影片結束)